

“阴火”论浅析

安宏,高思华

(北京中医药大学,北京 100029)

摘要: 文章从理论沿革入手,对李杲提出的“阴火”一说溯流寻源,探求《黄帝内经》、同时代医家以及特定的时代背景对“阴火”一说形成的影响,进而着重探讨“阴火”的病因、病性、病位、病机、临床表现和治疗,并对部分有争议的问题提出个人看法,从而得出“阴火”是以脾胃为核心的五脏功能失调的产物,其所指与“内热”相同,而在治疗上又别有侧重。

关键词: 李杲;内伤;阴火

Analysis of 'Yin Fire'

AN Hong, GAO Si-hua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029,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evolution of 'Yin Fire' theory, this article traces its source and explores the impact of *Huangdi Neijing*, contemporary physicians as well as the specific background to its formation, and puts emphasis on it from pathogens, nature, location, pathogenesis, manifestations and treatment. At the same time, controversially related issues are discussed. Finally, it concludes that 'Yin Fire' is the production of the dysfunctional internal organs in priority of spleen and stomach dysfunction. While the meaning of both 'Yin Fire' and 'Heat Inside' is same, the stress on treatment is different.

Key words: Li Gao; Internal injury; Yin Fire

李杲,字明之,师从易水张元素,是“补土派”的代表人物。因其乡真定古为东垣国,故晚年自号“东垣老人”,而后世常以其号名之。他的“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的观点对后世内伤病,尤其是脾胃病的治疗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故后世有“外伤尊仲景,内伤法东垣”之赞。本文立足于李杲内伤脾胃的观点,着重探讨其所提出的“阴火”一说,溯流寻源,明理提要,揭示其对临床的指导意义。

“阴火”论的理论渊源

“阴火”一词,为李杲所创。《医经溯回集》:“名为阴火者,其东垣始创”。虽为其所创,但理论仍源于《黄帝内经》。纵观《内外伤辨惑论》诸书,《黄帝内经》相关引文随处可见,其中《脾胃论》更是在每论首列《黄帝内经》原文,随后说明作者本人观点。《素问·调经论》:“阴虚生内热奈何……有所劳倦,形气衰少,谷气不盛,上焦不行,下脘不通,胃气热,热气熏胸中,故内热”^{[1]195}。李杲引用此段并言:“脾胃一伤,五乱互作,其始病遍身壮热,头痛目眩,肢体沉重,四肢不收,怠惰嗜卧,为热所伤,元气不能

运用”^{[2]33}。可见,火热与元气的胜负是李杲对“阴虚生内热”的主要认识。至于这种火热为何,李杲认为:“脾胃虚衰,元气不足,而心火独盛,心火者阴火也”^{[3]1}。因此,“阴火”一说源于《黄帝内经》无疑。

其次,刘完素的火热论和张元素脏腑虚损理论对“阴火”一说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金元时期,中医学迎来了脏腑辨证理论的大发展,李杲与河间学派代表人物刘完素同属河北,李杲未学医时,刘完素的火热论便已盛行多时。其主张“六气皆从火化”,治热病以清里热、开火郁为主,用药方面善用凉剂。张元素的主要理论成就是脏腑辨证说,并尤其注重对脏腑虚损病机及相关诊治的探讨。他认为:“胃者,人之根本,胃气壮,则五脏六腑皆壮也”^{[3]18},强调胃气在人身的首要地位。其对甘味药在热病治疗上的应用也有所发挥,如认为人参“泻心火”^{[3]67}、黄芪“去肌热”^{[3]68}。李杲受张元素脏腑虚损理论的影响,对刘完素的“火热论”进行了取舍:一方面,肯定“火郁发之”在热病治疗中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强调治疗热病当重视脾胃,慎用寒凉。另外,补中益气汤

等方剂体现出的甘温除热法也是李杲对其师热病用药经验的继承。

最后,“阴火”一说的形成离不开特定的时代背景。金末元初,兵戈四起。大兵之后,必有大疫。汴梁受蒙古军围城三月,“解围之后,都人之不受病者,万无一二”^{[2]6},而当时之医,识证不明,误治甚多。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第一,误用张仲景发表之方。其时“人在围城中,饮食不节,及劳役所伤……胃气亏之久矣”^{[2]6},解围之后,调治失宜,见“皮肤不任风寒而生寒热”外症,导致了医生识证困难。第二,滥用河间寒凉之药。汴梁受围之时,寒凉派早已盛行。解围之后,民多病“气高而喘,身热而烦,其脉洪大而头痛,或渴不止”,时医不知病由“朝饥暮饱,起居不时,寒温失所”^{[2]6}而致阳气不升,火热内郁,妄投清泻之剂,多成坏证。针对发表之误,李杲特著《内外伤辨惑论》以正之。而对滥用寒凉之弊,李杲虽未另著一书,但其相关思想仍贯穿其诸书之中,“阴火”一说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阴火”的病因

《内外伤辨惑论》是李杲最早的一部著作。该书首篇即名“辨阴证阳证”,把辨阴阳摆在了首位,提纲挈领地阐述了外感与内伤的区别。其言:“天之邪气,感则害人五脏。是八益之邪,乃风邪伤人筋骨。风从上受之,风伤筋,寒伤骨……系在下焦,肝肾是也。肝肾者,地之气……水谷之寒热,感则害人六腑。是七损之病,乃内伤饮食也……系在上焦,心肺是也。心肺者,天之气”^{[2]6}。八益之邪,病由外来,内应肝肾地之气;七损之病,失于内伤,中合心肺天之气。正如《素问·调经论》:“夫邪之生也,或生于阴,或生于阳。其生于阳者,得之风雨寒暑;其生于阴者,得之饮食居处,阴阳喜怒”^{[1]193-194}。可见,“辨阴证阳证”之“阴”“阳”即指内伤与外感。同时,“阴火”一词也首见于本篇:“脾胃有伤,则中气不足,中气不足,则六腑阳气皆绝于外……气伤脏乃病,脏病则形乃应,是五脏六腑真气皆不足也。惟阴火独旺,上乘阳分,故荣卫失守,诸病生焉”^{[2]6}。可见,阴火的产生因五脏六腑真气不足,属本篇内伤范畴,为阴证。李杲又言:“阳火之根本于地下,阴火之源本于天上”^{[2]25},结合前所言外感内应肝肾,“肝肾者,地之气”^{[2]6};内伤中合心肺,“心肺者,天之气”^{[2]6},可知,阳火生于外感,阴火源于内伤。再如李杲对“阴火”的其它论述(如“肾间受脾胃下流之湿气,闭塞其下,致阴火上冲”^{[2]8},“心火者,阴火也”^{[2]11}等),皆谓“阴火”因内伤而起。可见,“阴火”即内伤而生之

火,是李杲区别外感热病所用的名词。具体而言,则以饮食失节、劳役过度和情志所伤3个方面为主。如“饮食失节及劳役形质,阴火乘于坤土之中”、“夫阴火炽盛,由心生凝滞,七情不安故也”^{[2]54-55}。需要注意的是,阴火的产生可以由某一因素引起,也可以由几种因素先后或共同作用引起。

“阴火”的病性和病位

李杲言:“阴火独旺,上乘阳分,故荣卫失守,诸病生焉。其中变化,皆由中气不足……饮食失节,中气不足之病,当补不当泻”^{[2]6},不少医家据此认为“阴火”是虚火,是脾胃气虚,营阴亏损所导致的机体代偿性的功能亢进。亦有人以补中益气汤中参芪等甘温补脾益气来反证“阴火”为脾胃气虚之火。这样的看法有失偏颇。李杲所言阴火与后世医家所谓气虚之火,当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内外伤辨惑论》言:“汗之、下之、吐之、克之,皆泻也;温之、和之、调之、养之,皆补也”^{[2]11}。由此可知,李杲所谓的补法,与今日补法的概念相比范围更广,并不仅限于补气。考补中益气汤方组可知,该方虽名为“补”“益”,实则寓调于补。后世医家以今日之“补”理解李杲之“补”,自然容易得出以上结论。

考李杲诸论,可知除脾胃气虚外,“阴火”亦与其它因素密切相关。如“心脉者神之舍,心君不宁,化而为火,火者七神之贼也,故曰阴火太盛”,此言情志不畅而致阴火过盛^{[2]54};再如“肾间受脾胃下流之湿气,闭塞其下,致阴火上冲”^{[2]8}。此湿热内蕴而成阴火。李杲在介绍补中益气汤中芪、草、参三味药时亦说:“以上三味,除湿热、烦热之圣药也”^{[2]45}。另外,阴火的产生与外界的气候因素也有密切联系,如长夏季节,“湿热大盛,蒸蒸而炽……气高而喘,身热而烦”,“此病皆由饮食劳倦,损其脾胃,乘天暑而病作也……脾胃既虚,不能升浮,为阴火伤其生发之气,荣血大亏,荣气伏于地中,阴火炽盛,日渐煎熬,血气亏少”^{[2]50-51}。针对此外感时令之病,李杲立清暑益气汤以升清阳、泻阴火、利湿热。

病位方面,虽然脾胃气虚是阴火内生的主要原因,但它脏病变亦能产生阴火,例如“心火者,阴火也”,又如“相火,下焦包络之火,元气之贼也……脾胃气虚,则下流于肾肝,阴火得以乘其土位”^{[2]11}。可见阴火的产生与五脏均密切相关。其病位涵盖了五脏,包括了君相之火,范围十分广泛。

从用药方面看,阴火的病位亦不局限于脾胃。李杲治“心中烦乱,怔忡欲吐,胸中气乱而热,有如懊憹之状”以朱砂安神丸(朱砂、黄连、炙甘草、生地

黄、当归),并言:“膈上血中伏火蒸蒸而不安,宜用权衡法,以镇阴火之浮行,以养上焦元气”^{[2]214}。再如治五心烦热,李杲认为是“心火下陷于土之中,郁而不得伸”^{[2]215},治以火郁汤(升麻、柴胡、葛根、白芍、防风、甘草)。

总之,在病性上,阴火不仅仅是气虚之火,亦包括郁热、湿热、情志之火等各种实证之火以及血虚发热、阴虚发热、气虚发热等类型。而病位方面,李杲引《素问·太阴阳明论》云:“阳受之则入六腑,阴受之则入五脏”^{[2]242}。可见阴火的产生是以五脏功能失调为病本,而又以脾胃病变为主,上及头面,外彻皮毛,故丁光迪老先生言:“阴火病变,其为害范围很大,几乎遍及五脏和督任冲脉奇经”^[4]。

“阴火”的病机

李杲对阴火的病机作了高度概括:“火与元气不两立,一胜则一负”^{[2]245}。因此可以说阴火的基本病机便是脏腑功能失调。值得注意的是,在脾胃和阴火的关系中,除了脾胃内伤,中气不足而导致阴火旺盛外,还包括阴火炽盛反伤脾胃,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壮火之气衰,少火之气壮;壮火食气,气食少火;壮火散气,少火生气”^{[1]16}。李杲也说:“火与元气不两立,火胜则乘其土位”^{[2]233}。

“阴火”的临床表现

由于阴火涉及的病变部位多,为害范围大,因而其临床表现也复杂多变。如脾胃虚损,上焦元气不足,可见“遇夏天气热盛,损伤元气,怠惰嗜卧,四肢不收,精神不足,两脚痿软,遇早晚寒厥,日高之后,阳气将旺,复热如火”^{[2]246}。脾胃气虚,下流于肾,则见“气高而喘,身热而烦,其脉洪大而头痛,或渴不止,皮肤不任风寒而生寒热”^{[2]211}。应当注意的是,有阴火表现者,常常并不以脾胃虚损症状为主,有的甚至不见神疲、乏力、口淡、便溏等典型的脾胃气虚的表现,如当归补血汤治“肌热、燥热、困渴引饮、目赤面红、昼夜不息”^{[2]215}。再如,《兰室秘藏》载朱砂安神丸治“心烦懊恼,心乱怔忡,上热胸中气乱,心下痞闷,食入反出”^{[2]227}。

因此,如何在诸多症状中明辨虚实真假,便成为抓住阴火病机的关键所在。在这方面,《内外伤辨惑论》为我们作出了解答,现试举一例分析:内伤发热与外感寒邪一样,皆可见发热恶寒,如李杲言:“内伤饮食不节,或劳役所伤……与太阳表证微有相似”^{[2]217}。然太阳表证为寒热并作,邪传于里,恶寒乃罢,而李杲所论内伤发热为寒热不齐,恶寒常有,躁热间有。笔者认为,除此之外,亦可借“不耐寒热”这

一症状识阴火病机。据笔者观察,有阴火表现者,常见冬不耐寒,夏不耐暑,此为脏腑内伤,卫阳之根基不稳。治疗此类患者,当用李杲治阴火法,调补脏腑之气,方为正途。

“阴火”的治疗

《素问·玉机真脏论》言:“脾为孤脏,中央土以灌四傍”^{[1]65},又《灵枢·本神》:“脾气虚则四肢不用,五脏不安;实则腹胀,经溲不利”^[5]。脾的虚实病变常可累及它脏,变生诸症。同时由于脾胃斡旋周身上下,故它脏病变又常可通过调中焦来治疗。针对阴火的证候特点,李杲根据《黄帝内经》“劳者温之……损者温之”^[1]的启示,以治脾胃为核心,提出了甘温除热和升阳散火的基本治疗方法。其中甘温除热法以补中益气汤为代表方。本方有以下特点:①黄芪、人参益脾肺,炙甘草“泻火热而补脾胃中元气”,李杲称此三药为“除湿热、烦热之圣药”^{[2]245};②白术降浊以助胃降脾升,《神农本草经》又谓其能“除热”^[6],李杲称其能“除胃中热,利腰脐间血”^{[2]211};③升麻“解肌肉间热”^{[3]68},合柴胡引胃中清气,并引黄芪、人参、甘草甘温之气味上升;④以陈皮理胸中滞气,助清气升而浊气降;⑤以当归身和血,与黄芪合用以气血并调。由此可见,所谓甘温除热,绝非一味堆砌甘温之品。本方之所以能“以热除热”,与其配伍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理解甘温除热,绝不能望文生义地认为是以甘温之品除热。李杲言:“内伤不足之病……惟当以甘温之剂,补其中,升其阳,甘寒以泻其火则愈”^{[2]211}。补中益气汤方后加减法中又有“加黄柏以救肾水,能泻阴中之伏火。如烦犹不止,少加生地黄补肾水”^{[2]212}。因此李杲甘温除热法的全部意义应是甘温益气合升散疏泄或苦寒坚阴泻火之品同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李杲谓“甘寒以泻其火”指的是甘温药中配合苦寒坚阴药同用,与今日临床以甘寒清滋之品泻火名同而实异,应加区别。

除此之外,针对火郁土中,当用升阳散火法:以甘温之品合升阳之药,并泻火缓急如生甘草之类,或配合敛阴之品治之。如《兰室秘藏》火郁汤治五心烦热:“是火郁于地中。四肢者,脾土也,心火下陷于脾土之中,郁而不得伸”^{[2]227};又如柴胡升麻汤“治男子妇人四肢发热肌热筋骨热,表热如火燎,以手扪之烙人手”,此因“血虚而得之,又有胃虚过食冷物,郁遏阳气于脾土之中”^{[2]227}。另有因情志不畅而生阴火者,应着重调养身心,正如李杲所说:“调和脾胃,使心无凝滞,或生欢欣,或逢喜事,或天气喧和,居温和之

处,或眼前见欲爱事,则慧然如无病矣”^{[2]54}。

总结

“阴火”是李杲为区别外感热病所用的名词,其认为阴火的产生是五脏功能失调的结果,病性上或虚或实,而病位涵盖五脏,范围极广。因对阴火的治疗,常依病情使用甘温、苦寒、升散等药。从这一点看,“阴火”与“内热”所指相同。

同时,李杲还强调脾胃在阴火内生中的核心地位。由于其详脾略胃,重升轻降,因而对于阴火,其论虚详于论实。这也是其以甘温除热和升阳散火为基本治法的重要原因。另外,李杲在强调内生火邪的基础上,还重视外感对阴火的诱发作用。从这个

角度看,“阴火”一说发挥了《黄帝内经》的脏腑学说和热病理论,为脾胃病和热病的治疗提供了新的思路。

参考文献

- [1] 何永.黄帝内经素问.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6
- [2] 张年顺.李东垣医学全书.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6
- [3] 郑洪新.张元素医学全书.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6
- [4] 丁光迪.剖析李东垣的“阴火”论——兼论甘温除大热//丁光迪.东垣学说论文集.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0:97
- [5] 刘更生.灵枢经.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6:47
- [6] 张树生.神农本草经理论与实践.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9:70

(收稿日期:2014年1月21日)

·论著·

从毒论治在中风病中的价值和运用

陈明达

(荆门市中医医院,荆门 448000)

摘要:文章以“毒邪”理论为切入点,对中风病中“毒邪”的概念、致病特点、发病机制等进行了论述,提出了中风病的解毒原则及解毒的8种具体方法,强调在辨证论治基础上选择具有特异性与针对性药物以提高中风病的临床疗效。突破了传统的风、火、痰、瘀等病因论治观点,论证了从“毒邪”论治的可行性,认为中风毒邪学说是提高中风病临床疗效的突破口。

关键词:毒邪;中风病;从毒论治;中医药;应用

Value and application on mechanism of apoplexy treatment from toxin

CHEN Ming-da

(Jingmen Municipal Hospit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Jingmen 448000,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toxin theory, this paper has discussed the concept of toxin, pathogenic characteristics, pathogenesis, and then presented eight concrete methods for apoplexy on detoxification principle which emphasized selecting specific and targeted medicine for enhancing the clinical curative effect of apoplexy on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and treatment. And the paper regarded the study on the toxin theory of apoplexy as the breakthrough of improving the clinical effects of apoplexy treatment, and demonstrated its feasibility by the remarkable break on traditional etiology treatment methods including wind, fire, phlegm and stasis

Key words: Toxin; Apoplexy; Treatment from Tox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pplication demonstrates its feasibility

在中医药几千年的发展历史长河中,有关“毒邪”的论述,始载于《黄帝内经》,兴盛于明清,扩充、丰富于当今。“毒邪”是中医学的病理因素,是病因学的

内容之一。多在温病和痼疾中论述,尤其是在明清时代,其论述颇丰,且多从外感发病的特点而注重“毒”致病的作用。在西医尚未传入中国之时,中医对中风

通讯作者:陈明达,荆门市白庙路15号荆门市中医医院老年病科,邮编:448000,电话:0724-2278189,传真:0724-2278010
E-mail: doctoremd@163.com